

# 胡兰成传

张桂华◎著

# 胡 兰 成

传

「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  
如此荡子，何以让「临水照花人」的张爱玲嫁与之，台湾才女朱天文师从之？

刀锋女史童书出版社

# 胡 蘭 成

传

张桂华

著

“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如此荡子，何以让《临水照花人》”  
张菱玲 嫁与豪家  
台裔才女朱千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胡兰成传/张桂华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85-4885-3

I. ①胡… II. ①张… III. ①胡兰成 (1906~1981)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2557号

## 胡兰成传

---

作 者: 张桂华

总 监 制: 韩捷音

选题策划: 胥 弋 龙 珑

责任编辑: 陈英灵

封面设计: 弘文馆·垠 子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130021)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885-3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前 言

没有张爱玲，不会有胡兰成，没有张爱玲研究的扩展，可以肯定，胡兰成将长久地沉没于历史而无人理会。

只是由于张爱玲，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由于港台以及大陆对张爱玲兴趣的长热不衰，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日渐深入，深入到其生平资料的细微发掘，胡兰成的身影才开始从历史尘封中逐渐显现，胡兰成的面目才慢慢显影成形，终于被打捞到了现时的平台上。

自古即有“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并举，在胡兰成却必须分离。前者可指谓其文章，其文章在今日风行，在他自己恐怕都未曾预料到；后者却不能概括其作为，其作为昭彰在目，非他人苛求有以致之。不过，无论文章怎样出色而作为又如何可恶，文章终是文章，作为仍归作为，都不该影响两件事的不同的基本性质。如果不是存心混淆，分清彼此应是不难做到的，只要有足够的资讯，只要能展开充分的说理和论争。

不因人废言，本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抱持传统的牧民心态，就不可轻看大众的是非鉴别能力，亦应尊重公民的自由阅读权利。事实上，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也无论港台还是大陆，对胡兰成的文章和作为始终存在着恰当评价，不就是“毁誉善恶不可诬”之明证？反之，也不可因言而正人，因为文章好，行为也无错；因为以往一面倒、以理以势压人而不留一点余地，因而反弹也故意来得夸张，这就又在另一面偏出了正道。

不过，从长远看，这两种偏向都属正常，唯有经过如此反复，才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回归人物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一切过去还难于做到，那么今天至少已开始具备基础条件，任何想说的都可说，只要敢于担当；任何说出的都可发布，只要不计较媒体形式；“夷夏之防”之上设置了更重要的标准，以及虽不见好但也不容否认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人类的普适价值。

古今中外历史上，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过无数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事。遭入略的一方面对强敌压境，各色人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对此可以作善恶评判，亦可作具体分析。善恶评判虽失之简单却有其功用，比如紧急状态下的动员大众同仇敌忾，但若无事后的具体分析，对历史人物往往会失却基于具体环境下的所谓“同情的理解”。然而，胡兰成在中日战争中的行为，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体看，应属汉奸无疑。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实质是投降通敌和分裂抗日阵营，此历史罪主要由汪精卫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等为首者承担，方向错了，投身“运动”的胡兰成自然跟着错。胡兰成常自诩善于研判天下大势，但他承认，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他是看错了。

汪精卫也错在此。汪对中国抗日大局太悲观，希图“曲线救国”以和平路线解开困局，殊不知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是另外的路向，结果葬送了自己一世英名和手下的一千人马。对于如汪这样的高层政治人物，其进退出入关乎天下观瞻，汪自秘密开展对日外交，也明白自己的选择之沉重，故有入地狱舍我其谁之感慨。谨慎者、明哲保身者是不甘亦不敢冒此风险的，中国传统政治人物最为看重的就是历史评价。因此，流传至今的汪之出走、成立伪政府是蒋汪预谋的双簧等等应属无稽之谈。现在唯一可为之辩解的，是看其当年伪政府治下究竟是稍舒民困还是变本加厉？可这也终是末节矣。

胡兰成则不同，其时他还算不上人物，无论地位功名都微不足道，他的落水投身只是个人进退，与时局无任何影响。不论他以后如何大话炎炎，汪氏发表“艳电”在他是个机会，他的投身只是为个人腾达而做的一次荡子的冒

险而已。在此意义上，他的选择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

可问题是，胡兰成还不止此，他还有特出作为。在汪伪政府宦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了日本人，为日本兵做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拒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所有这些，在他自己的长篇回忆录《今生今世》中已写得清清楚楚，实在无劳他人为之辩的。

胡兰成文章的确是写得漂亮，空天阔地，挥洒自如，典故佳话，随处点化，戏曲俚词，佛经禅理，融贯会通于一炉，民国以来的文人中还没见如此写法的，仅凭这一点，也应在文坛上占有一合适地位。

文章漂亮，主要是指其晚年撰述的长篇回忆录《今生今世》以及其他类似文章。如此说的意思，一是胡兰成文章不是从来就好的，当年他也写的不少，却并无特色，只是在其晚年，从容下笔，娓娓道来，才云蒸霞蔚，纸上妩媚一片。另一层意思是，胡晚年能写出好文章有其特殊的时空条件，胡兰成生活在海峡两岸之外，无任何现实政治约制，尘埃落地，回望几十年风云，能拉开时间和空间距离放笔纵横。可以想象，留在大陆的、去往台湾的更多文人，若也有类似条件，是不会让其独领风骚的。另两部同样写得很漂亮的长篇回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和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观。

胡兰成的学问却不合格，“胡兰成所有这些学术著述和文章，都只是一个落伍文人的随便谈谈，看着玩玩可以，且具较高的欣赏价值，学术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的。”

书中这段话有论者单独拈出，作为我对胡兰成的基本论断，虽然不错却太过简单，为免误解，在此再解释几句。

此处的“落伍”专指其学问，不涉文章，文章只有好坏之分，谈不上落伍不落伍。我看重学问，也看重文章，或许更看重文章，而文章能写到“看来玩玩”的，在我是极高的评价。文章可载道，可说理，做到任一点且还有知识智力上的娱乐价值，就是大好文章。胡兰成多事了，文章已

好，何必学问？

我不看重胡兰成学问，说来不敬，也不太看好现在所见的做胡兰成的学问，相比于时下的恶弄学术，我宁可欣赏胡兰成，至少其中还有灵思闪动、天马行空般的直觉和顿悟。恶弄学术的一种是小题大做而特做，再微末的题目，也施之以搏虎之力，挖地三尺，细碎无遗，解说时则无限放大，过度诠释，硬套框架，生造了一个又一个不用说读懂就是读通也不容易的概念和命题。最终证明了什么？又与胡兰成何干？

私下揣想，评价历史人物，或许应有一副适合于人物时代气氛的笔墨和文体，不是随便外贩来什么理论就可对付的。周作人的研究，时人已做了不少，而在我看来，贴切又高明的还数舒芜的《周作人论》。

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先有海外版才出了大陆版，而这大陆版还得感谢老朋友胥弋先生，如若没有他的热诚推介和多方筹划，此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完整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的。

张桂华

2010. 4. 11

# 目 录

## 前 言

### 第一章 家世乡里 1

家乡对胡兰成还有一宗明显的影响，那就是当地的民间戏曲文化。清末民初，绍兴民间流行的有绍兴大班（也称绍兴乱弹，以后又称绍剧）、莲花落、浙江婺剧，流行最广、也最为嵊县人添光的，就是发源于嵊县的越剧。追根溯源，从嵊县当地的“落地唱”形式发展为越剧的起始，恰是胡兰成出世之年。

乡里风物/1      家世三百年/5      兄弟们的命运/11

### 第二章 中小学校教育 16

胡父知书识礼，自己在家也教胡兰成写字，给他讲文章，让他早起练字，要求笔划平直，结体方正，讲文章却是正经文章讲，闲杂文章也讲。胡父不是正途秀才出身，谈不上怎样的学问，教教小孩子写字识字有余，可讲文章却是不得法，于是讲得正书如闲书，闲书如正书。

绍兴好去处/16      杭州蕙兰/18

### 第三章 彷徨北上 26

胡兰成写过数百万字著述，自传体作品长达六七十万字，可这一件事他始终没提过。他为何不再继续学业考大学？

父丧后的婚礼/26      北上燕京/28      彷徨无主/32

### 第四章 妻子和义母 36

此时，胡兰成正在俞家吃早饭，他像有心灵感应，义母在搬碗盏，让他先吃起来，他举起筷子，无缘由心中就来了一阵悲哀，眼泪直流下来，簌簌地滴在饭碗里。

玉凤之死/36      《金锁记》中的七巧原型/43

### 第五章 广西五年 50

胡兰成是一年后离开一中的，不为其他，却为的是近乎笑话的他的“行为不检，非礼女同事”。

南下广西/50      “从鲁迅游”及其他/55      出入崔真吾/58



## 第六章 从上海到香港 64

原在香港的汪派最高级干部之一的顾孟余即为此与汪反目，顾先是坚决反对“艳电”发表，待“艳电”发表后，即与汪派人物断绝关系，不久就悄悄离开香港去了重庆。胡兰成此时如何表现呢？

上海《中华》/64      香港《南华》和“蔚蓝”/67

##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 79

胡兰成身价已与以往不同，他乘船到达上海，陈春圃到码头上迎接，陈已为他在哈同花园北面的南阳路租下了公寓。第二天，陈春圃陪他去拜见汪精卫。胡兰成自投身汪“和平运动”以来，还从未见过汪，这是他第一次与这位“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名人”见面，他是诚惶诚恐、恭谨敬听。

密集著文/79      汪派新秀/88

## 第八章 宦海沉浮 97

胡兰成不是汪伪集团中部长级的头面人物，在公馆派内也不算是要角，他却自恃得汪夫妇宠信而颇为自傲，他引以为得意的是，在汪公馆内，汪夫妇对公馆派诸人只称名，却特别称他为“兰成先生”……

宣传部次长/97      交游众生相/102      局长任内/107

## 第九章 李士群之死 113

李士群没有周佛海那样的地位和资格，他的特工势力是投靠汪伪集团后才得以发展，其地位和权势也是在加入公馆派、特别是得到汪精卫个人宠信后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其人来历复杂。……

其人其行/113      交结和交恶/117  
李士群之死与胡兰成/122      几种记述/127

## 第十章 永远的张爱玲 140

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张爱玲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张爱玲人却不美，这不是一时一面的偏差，十余年后写文重忆当时印象，胡兰成仍是保留着如此观感。

婚姻和离异/140      相知相爱/143      文章宗师/153

##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 165

胡兰成被罢免法制局长后，并不曾老实赋闲，也并不是如他自己表示的那么清高，他钻研过，也多方试探过，试图再谋发展。……结果却是如此一个令他伤心无地的结局。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接着就来了一场牢狱之灾，他竟坐了“自己人”的监狱。

忠于一人/165      牢狱之灾/168      踏上了日本船/172

## 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 179

胡兰成到武汉，办报谈不上成功，所谓开辟一块天地的施政宏图，更是如同梦话，对他真正有点意思的事，仍是他的喜好和擅长，他在当地又找了一位女朋友小周，周训德。

《大楚报》/179      小周/184  
送青芸杭州成婚/186      最后的疯狂/190

## 第十三章 逃亡 195

胡兰成起身往舷边看江景，两岸的远树炊烟人家，依稀可见，他不禁心起凄惶，日本已战败，他明白个人这几年的投身也全是失败，投身汪伪“和平运动”是失败，转而投日本人也是失败，西行武汉更是失败，想在最后挣扎一下，事情还未有名目就完结了。今后再身寄何处？

乔装日本伤兵/195      仓皇浙江道/198  
“十八相送”范秀美/201      开始著述/206

## 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 210

梁漱溟二月才见到毛泽东，三月才有机会与毛泽东个别谈话，四月，毛泽东就“介绍”梁往外地农村工厂去做调查考察。这种时候，毛泽东会同意梁办什么比较文化研究机关？毛泽东居然还会问梁准备聘谁为副，而梁推荐胡兰成，毛泽东也就同意了？

温州刘老先生/210      张爱玲终于“不喜欢”/216  
雁荡山下/220      毛泽东同意聘胡为副？/223  
从温州到上海/226

##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 230

胡兰成在大陆时，毛泽东看过他的意见，现在他流亡日本，蒋介石又看过他的意见，虽则一“不以为然”一“颇为赞许”，但他胡兰成与海峡两岸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联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该是中国现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个人物。

偷渡/230

“世上有个池田”/233

上蹿下跳终徒劳/239

最后的姻缘/242

读书和著述/245

学问文章/248

## 第十六章 台湾的尾声 264

六十年代末，胡兰成曾请唐君毅设法，给他找机会去台湾教书：“弟今年六十四矣，为学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倘在台湾有可任教之机会，乞兄一留意焉。”……胡兰成想“授徒”“任教”，当然不是指如他年轻时那样去教中学，而是要在大学里开课。他为何突然觉得自己有了“授徒之能”呢？

台湾讲学/264

朱家姐妹/267

寂寥的尾声/273

## 年 表 275

## 主要参考资料 283

## 大陆版后记 285

# 第一章 家世乡里

## 乡里风物

1906年，胡兰成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嵊县廿二都下北乡胡村。

胡兰成与人初次相见，问起姓氏籍贯，常答称自己是绍兴人，这是不错的。

嵊县地方，西汉置剡县，唐升嵊州，唐宋间几度立废，北宋宣和年间改嵊县，在清末，嵊县属绍兴府。嵊县近百年来虽属绍兴，至今在浙江省行政上仍属绍兴专区，可两者之间却大有分别。绍兴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可绍兴好风光，只是绍兴本土风光，嵊县却荒落；绍兴富名胜，计有禹陵、越王台、兰亭、鉴湖、沈园、东湖等等，嵊县一处轮不上；绍兴多名士，嵊县却稀有，绍兴历代，昔有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贺知章、陆游、章学诚，今有秋瑾、蔡元培、鲁迅、马一浮<sup>[1]</sup>、范文澜等等，明代袁宏道初至绍兴即谑称其地“士比鲫鱼多”，今之毛泽东也曾赞叹绍兴为“名士乡”，可历数绍兴各代名士，若细究，多的只是绍兴本地的山阴以及诸暨人，嵊县却寡有，当代数得上的名人，嵊县只有一个武的王金发和一个文的马寅初。

王金发<sup>[2]</sup>，嵊县当地的会党首领，只因参加光复会而在辛亥革命时被推上潮头，率部光复绍兴任绍兴军政府都督，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不久遇害。这位乱世出头的草莽英雄，其身名仅显耀于一时一地，而为现代人知晓，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人以文传，得之于鲁迅和周作人文章中多次提及。

马寅初<sup>[3]</sup>，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成为知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地位更高，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马寅初不仅在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知名，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声誉，这主要因其两次批评建言。一次是抗战时期，马寅初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激烈抨击了权势豪门巧取豪夺乘机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第二次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为此而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幸亏他寿比人事长，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名誉，他对于中国人口控制的见解得到了重视，并转而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这两位乡前辈，与胡兰成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前者在年代上无缘，王金发殒命刑场时，胡兰成尚年幼。马寅初长胡兰成一辈，可在人生轨迹上完全南辕北辙，胡兰成出生至离开家乡那段时间，马寅初在美国留学；胡以后去广西教书，马则是京（北京和南京）沪三地著名大学教授；胡加入汪伪集团，活跃在南京上海时，马远在重庆；胡最后亡命海外，马在北京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两人之间有可能发生的一次交叉，胡兰成也没有找到机会。

那是胡兰成婚后，在家乡无出路，曾北上一年，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办公室做职员。其时，马寅初亦在北京。马寅初1916年自美国回国，即到北京大学任教，任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在此期间，马寅初还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卷，并与同仁一起创办了上海东南大学商学院和中国经济学社，但其基本活动仍在北京，在北大做教授教书。直到1927年，马寅初才离开北京回家乡浙江任省政府委员和省财政审查委员会主任。胡兰成与马寅初虽然地位悬殊，可既同在北京，他以小同乡身份找上门去应是情理中的事。不知道是他没去拜门，还是拜了门没被接纳，在胡兰成回忆录中丝毫不见提起，两人之间似没有发生任何关涉。若胡兰成此时能得这位乡前辈的照顾和提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肯定会有极大的不同。胡兰成文章中虽从未提起马寅初，但他不会不注意马寅初的活动和著述。马寅初在1928-1936年间，曾多次返回故里，为嵊县国民党党政人员讲课，共做过“中国何以如此贫弱”、“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民族经济”等专题的九次演

讲。马曾指责嵊县当地官绅非法增收田亩附加税，迫使县政当局将此款项收回改作了地方教育经费。说胡兰成会注意马的活动和著述，是因为马寅初所讲中国贫弱的问题，是胡兰成亲身感受的，眼看着几十年间胡村从富裕趋于迅速破败，自己家中也日益穷困潦倒，这些问题变故是他长年思考始终萦绕于心的。他在广西苦读五年，主要就为了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民生经济问题，他自广西北归，第一次为上海《中华日报》写稿，写的也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两篇分析文章。

嵊县怪于出名人，缺少名胜古迹，却不乏名山胜水。四明山蜿蜒逶迤，横卧浙东而与嵊县东南部相连接。“天下名山僧占多”，嵊县没有著名寺庙，四周山上多的是道教仙人的出没之处，道教“处大地名山之间”的“十大洞天”，嵊县挨不上，“三十六小洞天”中，嵊县有金庭山洞，名列第二十七，“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的“七十二福地”，嵊县境内有两处，一为沃州，一为天姥岑，后者因李白诗而名闻天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天姥”写的就是此地：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四明山是天台山的余脉，横跨数县，天姥山也是天台山余脉，在嵊县境内。李白兴游至此，惊其雄拔奇特，将其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实为海市蜃楼）的仙境相比拟。海上仙山难求亦不可信，人间天姥山却可直观面睹。奇山之外还有胜水，曲折山脚下的剡溪。李白前有谢公（谢灵运）曾来登山并为登山特制木屐，游天姥后又投宿山下的剡溪绿水旁。有这样的名山胜水、古人游迹和名诗，嵊县即便不依附绍兴也自可满足了。

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名山胜水，对文人骚客游迹行踪，胡兰成全不会心，毫不在意。他初懂人事，只是个本分的农家子弟，这一切离他太远，只

是一种远景式的衬托，与他的农家生活没有关系。他的生活在丝茶桐油，在养蚕，在田头禾间，在庄稼作物的寸长拔节中，以及农家日常面临的艰难窘迫。他对家乡的记忆也是如此切近，保有一份朴实的充满情趣的浓情厚意，经过几十年人生沉浮而未曾稍减。

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像对竹的爱意，惟因见父亲那么殷勤的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分量。

三国时庞德公在树上采桑，司马徽来访，又刘备小时门前有桑树团团如车盖，英雄豪杰的本色原是出在如此分量的人世的。我乡下的桑树也这样高大条畅，不像新式栽桑法的切短，拳曲纠结。桑树初发芽舒叶，金黄娇嫩，照在太阳光里，连太阳光都成了是新的。女子提笼采新桑，叫做“小口叶”，饲乌毛蚕的。及桑叶成荫时，屋前屋后园里田里一片乌油油，蚕已二眠三眠了，则要男人上树采叶，论担的挑回家。

……

胡村人春花就靠丝茶。正月里来分春牛图，又便是蚕猫图，都木版印出，家家贴一张在正房间墙壁上。还有绰灶王的人来，到每家灶君菩萨前舞一回，分下蚕花供养，得米一碗而去，蚕花是纸剪出缠在像香棒的细竹条上，形状好像稻花，分黄绿白红四种，都是极正的正品，我小时非常喜爱，问母亲要得几枝当宝贝。正月里妇女去庙里烧香，也是求的蚕花。<sup>[4]</sup>

这可能是胡兰成写得最好的文字了。写有这等绵密深情文字的人，对家乡情不短意更长，家乡有这等子弟，即便亡命天涯，也应该满足甚且感激了。胡兰成每道自己是荡子，是家乡的荡子，却是个何等样情意绵绵的荡子！

家乡对胡兰成还有一宗明显的影响，那就是当地的民间戏曲文化。清末民初，绍兴民间流行的有绍兴大班（也称绍兴乱弹，以后又称绍剧）、莲花落、

浙江婺剧，流行最广、也最为嵊县人添光的，就是发源于嵊县的越剧。追根溯源，从嵊县当地的“落地唱”形式发展为越剧的起始，恰是胡兰成出世之年。1906年，嵊县的“落地唱”艺人第一次尝试，搬开台桌，去掉手中简陋的说唱伴奏乐器，演员化装直接在舞台上表演，不料获得了巨大成功。自此，“落地唱”转变成为越剧，逐渐风行于江浙上海等地，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剧种之一。

胡兰成自小耳濡目染，沉浸于其中，年关庙会上的演出，邻家婚丧喜事的伴唱，还因为胡兰成父亲的喜好擅长，在自己家中吹拉弹唱，使他自小就熟悉了这些剧种和剧目，这是他幼时最早的艺术启蒙，也是他最早得到的知识教育。这些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才子佳人故事，带有中国民间典型的喜怒哀乐和是非观念。有人近年在浙江等地做过专门调查，赞叹这些活跃于底层民间的戏剧戏曲形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名之为“草根文化”，以与精英文化和已制度化了的正统文化相区别。胡兰成推崇“民间”，对家乡地方戏的剧情唱词在自己的著述中顺手拈来，随处运用，这也是他的文章最见精彩的一面。若他有意在此用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国民俗、民间戏曲的研究者。

可惜，他不是。

## 家世三百年

胡兰成祖先并非嵊县本地人。

胡家可追溯的祖先胡家太公，明朝末年间贩牛路过此地，不慎失火将附近田里的成熟禾稻全部烧光，无奈只得以牛作赔。本钱既无，无处可去，这位胡家太公就留下来租田地种，不料来年风调雨顺，作物大获丰收，由这先祸后福的转折，他就立意在此安家落户，由此成了嵊县下北乡胡氏家族的开创者。经过三百年的繁衍生息，到胡兰成出生时，胡村<sup>[5]</sup>已是个有一百五十户人家的大村庄。

胡村人都姓胡，胡家太公是一百五十户人家的共同祖先，胡家非土生土长



本地人，在胡村地界上都存着遗迹。胡村依山傍水，人家四散开分住于几处，分别叫做倪家山、陆家奥、荷花塘、大桥头，前两处显然是以前倪姓、陆姓人家的居处，只是胡氏宗族兴旺后才移居于其他地方的。

胡家为外乡人无疑，可外乡究竟在何处？至胡兰成父亲这一辈已茫无所知，胡村人只能往上胡乱攀附：“胡姓上代有胡瑗是经师，故堂名用五峰堂，猛将明朝有胡大海，但我不喜他的名字。我喜欢宋朝胡铨，金人以千金购求他弹劾秦桧的奏疏，现在祠堂里有一块匾额‘奏议千金’，即是说的他。此外我爱古乐府羽林郎里的胡姬，但是胡姬不姓胡。”<sup>161</sup>虽是荒唐，却是传统，只不过历史上，胡村人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显赫的胡姓人物了。

胡村人真正的发达兴旺，是在胡兰成祖父这一辈，洪秀全太平军起事前。其时，西方洋人刚开始与中国通商，沿海一带的上海、宁波成为内外交通的大商埠，胡村人的兴旺与中外贸易直接相关，当年西洋和日本需要的丝绸、茶叶和可做油漆、油墨、医药原料的桐油，胡村都有出产，胡村人得地利之便也开风气之先，迅速将营生融入进了对外贸易的渠道。那时候，胡村家家种茶养蚕，许多人家自设油车打桐油，出产经过商家商号的收集转手，输出外洋。整个胡村白墙黑瓦，院落齐整，就是那时植下的根基。

胡兰成祖父胡载元，当年称得上村中大户，家里开茶机，雇众多员工加工茶叶，每日账房先生和老师傅的工钱、伙食钱要用到上千文，其时猪肉价只不过一斤二十文。胡村大石桥一丈二尺宽、五丈长，也是胡载元当年带头捐款建造的。

可惜好年景只维持了十余年，随着丝茶桐油的外销受阻，胡村人主要收入来源减少，逐渐衰败了下来。到胡兰成出生时，胡村有二三十亩地的小地主只剩了两三家，自己有地五六亩、租种七八亩再兼做点生意的也不过两三家，这就算得上殷实之户了，其余人家都是田亩不足、饭米不够的贫苦人家，须靠做短工、贩私盐等才得以维生。逢到节庆和家中婚丧事，多有借债典当的事发生。胡兰成家也不例外，衰败了下来，到胡兰成父亲手里更是破落不堪，胡兰成幼小时，逢过年常见家中来人讨债。胡村几十年即从兴旺发达走到衰败破落，自己家中“富不过三代”，从日用千文到过年被人逼债的经历，在胡兰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青年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主动动机之一，就